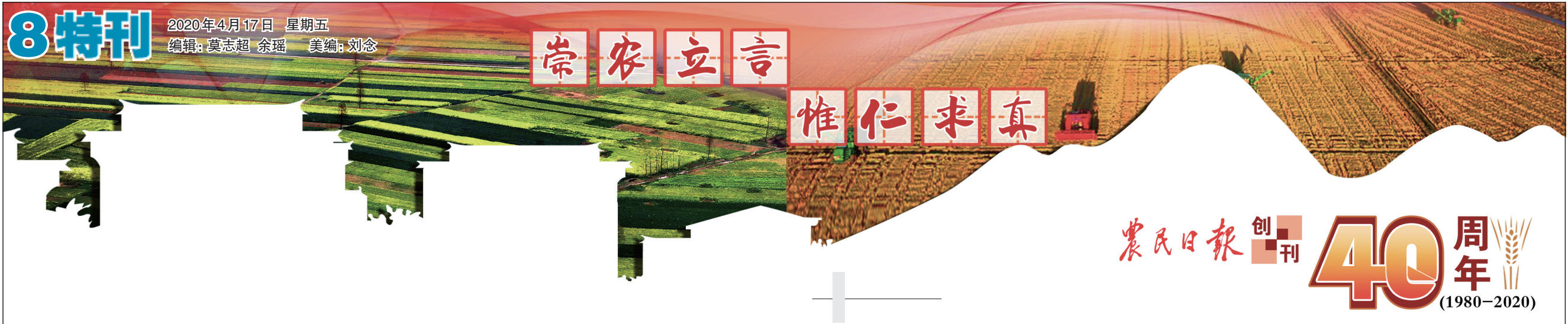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您是我心中屹立的风景

农民日报社 程天赐

心未老,鬓已斑。猛一回首,看到1984年8月那个少年意气的我,21岁,刚刚大学毕业,从南国故乡的丘陵山脉,奔向祖国北方的旷野平原,像一粒尘埃融入首都北京的林立高楼、万家灯火,在当时还叫《中国农民报》的报社万寿路办公区和集体宿舍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。

20世纪80年代,社会开明而人们普遍富有理想朝气。那时,单位里称社长、总编辑、部门主任,只是在姓氏前面加个“老”,表示尊称,比如老李、老张、老朱、老安、老柯、老莫、老黄、老杨。对年轻的部主任,则直呼其名,比如振伟、李相等,感到亲切。

老社长李千峰,延安时期的资深记者,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报道,做过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,来《农民日报》之前是副部级。他为人儒雅、谦和、厚道,开会说话慢条斯理,谈工作、谈人生,像喃喃自语,像和朋友谈心,虽然记不清他具体讲过什么,但那语调和说话的神态,甚至他走路时略微前倾弯曲的腰身以及从容不迫的步履,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场和魅力,那是经历过大世面者才有的印记,是经历激流奔涌后的静水深流。

老总编张广友来自新华通讯社,是一

位记者型的领导,为人率性、交游甚广、思想敏锐,报纸头版经常推出他撰写的很有深度的推动农村改革、呼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编辑部文章。比如《决策的城市化倾向》一文,是我见过较早揭示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“剪刀差”,肯定农民群体为国家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,呼唤城市反哺农村、工业反哺农业的文章,可谓振聋发聩,实为后来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之先声。他们的这些特点带到了新闻工作中,就增强了报纸的思想锐气。

我还特别难忘官伟勤、安子贞、黄实、杨列慎等前辈报人。官伟勤当时任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,在我刚入职报社时,即让我们年轻人有机会接触阅读胡耀邦、万里、田纪云、杜润生等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充满激情、良知、思想光芒和逻辑力量的内部讲话记录稿。领导人对农民的真挚情感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把握、对农村改革高屋建瓴的精辟阐述,像磁铁般吸引我,让我心潮澎湃,使我很快从一名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青年,转变为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“三农”新闻宣传工作者。

杨列慎老师在我心目中亦师亦友。我与他共事时间最长,从总编室,到评论部,再

到周末版编辑室,他是领导,我是兵。但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,只是给我创造更好的环境、平台让我尽情发挥业务所长,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杨老师经过大风浪,阅人无数,学识渊博,从他那里,我收获了审视社会人生沧桑浮沉的超然视角和感悟。

当然,聊得最多的还是作文与做人。那时老作家孙犁还健在,时常发表散文新作,每一篇都能引发我们的谈兴。像咀嚼一枚橄榄,读后便一起赏析寻味其好在哪里。有一次,杨老师拿到报纸先读过了,又递给我看,待我读完,才问我,文中哪段话给我印象最深?杨老师认为,一篇好散文必有“文眼”,他这是让我找文中最能揭示主旨、升华意境,涵盖内容的关键性词句。然而他并不是考我,而仅仅意在享受这种半游戏状态中两人灵犀相通的会心一乐。孙犁人品文品皆一流,大抵我们为文做人也要瞄着这样的高标准,这就是“取法乎上”。

报社可亲、可爱、可敬的同事很多,限于篇幅,挂一漏万,信笔至此,无非想彰明一个事实:我们农民日报社自有其高贵不俗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传统。愿一代代农报人薪火传承,恢宏之,光大之!

编者按:时光荏苒,春华秋实。一代又一代农报人辛勤耕耘,砥砺奋进,书写了爱农为农的光荣历史;广大读者朋友一路相伴,给予了我们最有力、最暖心的支持厚爱,让《农民日报》根深叶茂。

值此农民日报社40周年社庆之际,我们选登一组报社职工和读者朋友的精神短小文,从个体视角为您讲述“我与农报40年”的不解情缘和真实故事。



我叫刘五代,来自河北省顺平县蒲上镇伍郎村。从2010年开始,农业农村部当时叫农业部,为农民办实事,向20万个行政村赠阅《农民日报》,这是一项改善农村信息获取、培育高素质农民的重要举措,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,我们村就是受惠村之一。

村里获赠《农民日报》,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。通过十年来的学习、了解,我感觉《农民日报》就是农村发展经济的科技助手、时刻守护在农民身边的专家老师。通过她,我们不但能及时了解到国家涉农的方针政策,还能了解实用的科技信息、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。

《农民日报》是农民学用农业科技的第一选择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普及,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知识的途径日益增多,内容也更加丰富。但从伍郎村实际来看,村中以中老年人居多,并且文化水平也都不高,人们更喜欢依靠报纸来学习科技知识、获取市场信息。另外,报纸还容易保存、便于查阅。再加上《农民日报》内容丰富,惠农政策、先进科技、市场信息等样样俱全,基于这3点,农闲之余阅读《农民日报》,便成为老乡们的第一选择。

《农民日报》开拓了农民的致富门路。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是广大农民朋友迫切需要的“精神食粮”。《农民日报》为农民提供了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农机等实用的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,开拓了农民的致富门路,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指导,促进了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,从而为发展农业、繁荣农村、富裕农民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伍郎村紧邻顺平县城,地处平原地区、地势平坦,先前的县里的粮食主产村,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。如今,瓜果大棚成为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。张新未是伍郎村设施大棚建得最早、发展最好的人,他建大棚就是得益于《农民日报》。张新未很爱学习,自打村里有了《农民日报》,张新未基本上是每期必看;他也很用心,每次来村委会看报,都带着笔和本,把觉得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。多年的积累,让张新未思路更灵活、信息更灵通,同样种植设施大棚,他的收入比一般的种植户要高一两倍。

《农民日报》紧贴农村发展实际,信息量大、实用性强、可读性强,特别受农民群众喜爱。伍郎村广大群众既是《农民日报》的受益者,也是《农民日报》越办越好的见证者。在此,我代表伍郎村群众向报社说声感谢,祝愿《农民日报》40岁生日快乐!明天更加美好!

河北省顺平县蒲上镇伍郎村党支部书记 刘五代

农民致富的好帮手

感动中汲取前行力量

农民日报社 冯克

我与《农民日报》的缘分十二年,于报社四十年历史,于个体四十岁生命,占比接近。这是一个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数字,很适合同总结和回望。对我个人而言,最该铭记或者说最难忘的,是从一个怀揣新闻理想星光的学生,成长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过程,特别是帮助我成就这个过程的那些人和他们的事迹。

2007年8月8日,入职刚一个星期,第一次出差就在老家河南撞见了难忘的一幕:一拨农民跪在我面前哭诉良田被占,另一拨农民冲我挥舞铁锹,高喊“谁敢乱说,就把他拍死在这儿”。后来,法院工作人员讲,这是个盘根错节的“派系之争”,跪着的反而是诬告的一方。事实证明,也是如此。这个故事告诉我,你亲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,记者要多方求证,才能接近真相。

2011年4月28日,在总编室值班时接到海南一位彭姓蕉农来电,他带着哭腔说:“不到一周,香蕉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直线跌到3元,一年的付出眼看就要打水漂。”原来,有家媒体在《打药催熟香蕉》的报道中称,乙稀利催熟香蕉吃了就会恶心呕吐。就是这样一则

未经求证就妄下定论的报道,几乎毁掉整个香蕉产业和许多蕉农的生计。这个故事教会我,面对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,记者下笔前更要多掂量掂量这份社会责任,认真核实。

2013年4月23日,在芦山地震震中龙门乡,上任仅6天、已经4天3夜没怎么睡觉的乡长陈刚对我说:“我不怕地震,就怕志愿者往来物资私自分发给村民。媒体批评我们阻挠志愿者,可村民有意见啊,说‘为什么我吃的方便面是康师傅,他吃的是来一桶’。这种情况下公平最重要,否则真的会出乱子。”这个故事警醒我,身处复杂舆论场,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绝不只是一字之差,角度不同,结论往往一个天上、一个地下。

多方求证、客观理性、全面辩证,采访中一个个故事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记者;而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精神更令我感动,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力量。

2011年11月26日,在江西赣州采访“赣南脐橙第一人”袁守根。对于自己亲手引种的脐橙,袁老多年来心有不甘:“‘纽贺尔’这个音译的名字始终标明了脐橙的美国血统,赣南脐橙要在世界果业占有一席之地,终究要选育出自

己的品种。”稿子见报不久,袁老告诉我,温家宝总理给他写信,支持赣南脐橙发展。我真心为他高兴。袁老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坚守的意义。

2013年4月,还是在芦山地震一线,我不断被亲历的人、事和真情打动。在宝兴县少年宫的危房里,我和一些志愿者挤在地铺上,深夜,听到两个貌似情侣的大学生志愿者小声交谈。女的问:“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救援?”男的答:“我就是喜欢别人的感觉。”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大爱的力量。

2014年初,在欠薪事件频发的年关岁尾,“一位农民企业家为60多名农民工买机票,从内蒙古飞回山东老家过年”的新闻,吸引我们赶到山东平度。村民排着队给我们讲述,王连强,这个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农民企业家,怎样带富几个村子,捐款改造村庄面貌,播撒爱心、扶危济贫……王连强的故事让我知道:事关百姓利益责任重于山。

责任、坚守、大爱,这些大词被平凡人和平凡事接上了地气,便不再那么遥不可及,在我记者生涯受到挫折、想要退却的时候,他们的故事就那样真实地感动着我,激励着我,给了我继续追求新闻梦想的力量。

向岁月致敬!

农民日报社 施维

提笔写稿时,蓦然回首,原来我到报社工作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。相较于四十年而言,这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。心里暗暗说:“哦,原来,我已经成为一名‘老同志’了。”

“老”这个字似乎不怎么好,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,却也算是一种认可吧——认可我有资格可以更正式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。

她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白山黑水、戈壁沙漠、秀丽江南、遥远家乡,有风光有风景,也有风沙有风暴。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发生,时代的风起云涌,岁月的沧桑变迁,比想象中精彩,比预期中无奈,没有好和坏,只有最真实的人生,让我们的生命年龄变得无比宽广。人何其渺小,不过沧海一粟,努力维持平常心,放低自己;人又何其伟大,成就万物,在有限中寻找无限的可能,不轻言放弃。

她让我看到了一群更努力生活的人。纵使生于苦难,也要向上生长。采访过大山里的孩子,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,却坚持每天读诗、踢足球、画画,这是他们通向更大世界的窗口;有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打工者,只能维持一般

的生计,却依然尽己所能努力帮助他人、救助更弱势的群体;有人在灾难中家破人亡,伤痕永远无法愈合,眼泪早已经干涸,仍坚持着站立起来,于废墟上重建一个家……在那些匍匐和挣扎中,在那些疲惫的身影和呢喃中,在那些不屈的呐喊与对抗中,我失落、沮丧、遗憾过,但更多的是珍惜、了悟、豁然,是学习更好地用文字向生活致敬的昂扬斗志。

她让我更加明白了记者两个字的含义。毕业实习时在《中国青年报》,和老师一起参与过关于中国工讨薪的报道。半夜,一大群人在工地上围着我们,希望我们为他们做主,那种场面很震撼,也强烈地刺激着我作为一名媒体人“铁肩担道义、妙手著文章”的使命感。后来我来到了专业的“三农”媒体,真正地走近了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时候,更深刻明白“三农”这两个字的含义,明白一名“三农”媒体人的担当。以前觉得记者是侠客,现在知道其实不过是书生意气,因为侠客只有心肠,还要有功夫,没有功夫胡乱打抱不平,只会变成炮灰。我们要有配得起心肠的能力,才能真正做好事情。

她让我以一种更加开放、包容的心态,去看待这个世界、理解这个社会、审视我们的人生。十七年来,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从事新闻评论工作。虽然不像其他一线记者那样有更多机会跑遍祖国大好河山,但常年的研究与写作,却更好地锻炼了自己理性看待生活的态度、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、辩证分析问题的视角。不偏激、不盲从、不被带节奏。能更从容平静地接受失败,理解苦难,适应挫折。并且在明了之后,依然始终满怀激情地战斗。

曾经想过,如果不来《农民日报》,我会去哪里呢?一定还是会做记者的,这是我一生的职业追求。换一个媒体,也许还会从事“三农”新闻宣传,也会有希望和不可能望的成长,但是一定不是我周围这些人的陪伴与激励,一定不是《农民日报》“为农民说话、让农民说话、说农民的话”立场的指引,一定不是一个四十年的“三农”媒体底蕴和价值观的滋养。那,就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我。

向过去的岁月致敬,向生生不息、永远奔腾向前的生活致敬!

有人说,缘分就是邂逅的美。而我要说,缘分就是“金点子”产生效益的美。我和《农民日报》的结缘,还得从2016年9月说起。我们长洲区是全国第一批农村集体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县区,时任农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负责人高飞到我们村采访时,被我们村优美的自然风景吸引住,建议我们结合“股改”发展乡村旅游、促进产业兴旺、带动脱贫致富。同时他还向我推荐《农民日报》,建议学习他乡经验,找准振兴富万村的新路子。

当我慢慢接触《农民日报》后,才发现在她的大千世界里,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和精彩的解析,《乡村振兴——神州热土涌春潮》《承包地“三权分置”——赋能活权润乡野》……一篇又一篇贴近农村改革、为农民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的稿件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,从此我就成为《农民日报》的忠实读者。

2017年,区里确定我们村创建广西乡村旅游区,我们不敢懈怠,建设葡萄园、修环村路、整治环境。可是,在推进过程中,群众宁愿土地去荒也不租地、宁愿不通路也不让地,有的群众不积极参与,甚至阻挠施工,几个项目难以推进,可把我急坏了。结果可想而知——我们村没有通过自治区的验收。这一打击让我十分气馁。当读到《农民日报》乡村振兴

专版一篇名为《乡村振兴看潮州》的文章时,文中提到,“农民是乡村主人,发展乡村旅游,必须重视‘共赢共享’。如果农民不参与其中,不能共享发展成果,这个产业发展再好,也是巨大的缺陷……”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思想启发,那就是必须找准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。于是,我们以乡村旅游为依托,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、建立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(贫困户)”的利益联结机制,打造特色水果采摘基地、举办乡土特色旅游节庆活动,“旅游饭”提高了我们村的人气,也让村民增加了收入。

干好工作,用思想武装头脑必不可少。为了拓宽村民的视野,我们专门组织村民学习《农民日报》上宣传的各地“三农”实践的先进经验,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党支部发动大伙儿参与“三清三拆三好”活动,扩大葡萄园面积、新建稻鱼基地、花田等。现在,村子正发生很大的变化,人心齐了,产业旺了、村庄美了,我觉得,这离不开《农民日报》“金点子”对我们的帮助。

《农民日报》就像是乡村振兴的引路人,告诉我哪里是坦途,哪里是方向。经常阅读《农民日报》,让我了解外面的世界,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差距在哪里。今后我一定会坚持带动我们村更多的党员群众读报、用报,促进我们村更好地发展。

汇集乡村振兴“金点子”

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富万村党总支书记 莫振华

